

第參章 桂文亞的兒童散文創作觀

當在兒童文學的領域中，兒童散文尚未受到重視時，桂文亞以成人散文創作者之姿，毅然轉耕於兒童散文的領域，不僅出版了許多兒童散文作品，更全心投入兒童散文的創作。

在創作態度上，桂文亞對自己一直有很深的期許。〈讓我慢慢說給你聽〉一文中，她提到一位童話創作者該有的創作態度，從此段文字裡，我們可以看出一位作家的自我期許與要求。

新時代的童話作家，除了追求更攀近新時代童話寫作藝術的層樓，也不應該忘記身為一個作家（不僅僅是一個童話作家）所肩負的人生使命（諸如反映時代、反映現象、追求正義、公理、真與善與美……）。但也正因為正視自己是一個無可取代的「童話作家」，所以在完成一個作品的同時，怎樣把更符合「童話」意旨的作品做一個完善的轉換，就更需要潛心盡才的琢磨了。（《金魚之舞》，頁 64—65）

桂文亞認為一個作家所肩負的人生使命是嚴肅而沉重的，諸如：反映時代現象、追求正義公理、追求真善美等，面對這樣的社會使命，作家們必須一肩扛起。但也因責任的重大，作家的地位亦是無可取代的。有了這樣重大的使命與責任，作家對於自己的作品便要潛心琢磨，讓作品有更極致、完善的發揮。

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世界裡，有許多的堅持與想法，她認為該給孩子們的是他們喜歡的，以及適合他們的文學作品。本章欲就桂文亞的「兒童散文觀」和「兒童散文的創作理念」等進行探討，以期更貼近桂文亞的創作世界。

第一節 桂文亞的兒童散文觀

所謂的「兒童散文觀」，便是對兒童散文的看法。桂文亞對兒童散文的觀點多來自其兒童散文創作的親身體驗，以及對散文文體、兒童文學觀念的融會貫通。

桂文亞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參加兒童文學學會夏令營寫作班的演講稿——〈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曾提到：

不管是兒童文學或者兒童散文，它們都是文學大海裡的一條支流。所以，我們要追溯時，一定要從大的文學母海開始。就是說，我們談兒童散文時，一定要從散文開始追溯，不要忘記「散文」是什麼。我們在談兒童文學時，必然也要了解什麼叫「文學」。（《桂文亞探論·附錄》，頁316。）

她認為在談兒童散文之時，必須先從「散文」這一文類開始追溯；在談兒童文學之時，必須先了解什麼是「文學」。

兒童散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和「散文」的文類特色。本節欲探討桂文亞的兒童散文觀，首先便針對兒童散文「具有散文的文類特色」觀點做一陳述；其次是就兒童散文「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觀點做一說明，再綜論「兒童散文的內涵」。透過資料彙整，以析論桂文亞對兒童散文的看法。

一、具有散文的文類特色：

兒童散文是直接受到成人散文的影響，因此談到兒童散文，自然也不能迴避「散文」這一母體。²¹對於散文的文類特色，桂文亞曾針對散文的題材、特質做一淺要的說明。

散文的題材範圍十分廣泛，天文地理、鳥獸蟲魚、山川自然，皆可入題，可說是彈性非常大。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

散文的彈性非常大，散文的國度非常寬廣遼闊。就因為它非常寬廣、非常遼闊，天文地理鳥獸魚蟲，寫人、敘事、狀物、抒情，任何東西都可成為

²¹ 桂文亞在〈自你心中抽絲織布〉一文中提到：「而當我們說到少兒文學，當然不能不追溯『文學』這一母題，當說到少兒散文，自然不能迴避『散文』這一母體；既然少兒文學與少兒散文都必須回溯『文學』與『散文』的本質，那麼，我們必然可以體察出這兩者之間的異同。」（《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6）

散文的題材。「散文」的意思並不是說它很零散，並不是說它沒有規範。說它「散」的意思是因為它「廣」，是說散文的面非常大，任何東西都可以涵蓋。我們在寫小說時，一定有人物，而散文也可以有人物，只是散文的人物，不必像小說那樣，有始有終、從生寫到死。它可以點出一點，在文章裡寫個片段，這是和小說不一樣的。散文的妙處在於它本身有非常大的彈性可以發揮。（《桂文亞探論·附錄》，頁318）

散文的「散」，並非零散、毫無規範；散文的「散」，指的是「廣」，也就是題材的廣泛，可以涵蓋任何的東西。此外散文也可以有人物，但和小說不同之處是它可以找出一個點，在文章裡敘寫個片段，而不須像小說一般，講究有始有終詳細描繪。

一篇好的散文，必然具備美的質素，但必須美得真實，因之散文的特質是「真實」。桂文亞認為：

基本上，幾乎所有從事散文寫作的人都認為，好的散文往往有一種綜合的美，它不必全是美在抒情。抒情文當然很美，像蕭白的抒情文是我以前非常喜歡的，胡品清的抒情文也曾深深打動我。但是到了一個階段，你會認為，純抒情之美太過空靈，不能落實在生活中。所以，既要美又要落實，中間就有它的學問。譬如說，〈赤壁賦〉就是在「活潑生動的說理中，蘊涵了寫景與敘述，而且完成了抒情。」余光中先生說得更好：「求真不忘求美，論理而在抒情，此即散文的藝術。」因為散文是直抒心臆的，小說可以虛構，而詩是抽離了真實。只有散文，自我的部份很強烈，它完全抒發作者自己對世間萬物的情懷與看法，所以散文必然「求真」。（同前註，頁320—321）

散文和詩、小說最大的不同是，它是直抒心臆，強烈表現自我的文學體裁，只有真實的情感、真誠的表現自己，才能抒發自我的情懷，讓讀者感動。所以「散文必然求真」。

但是真實的呈現並非代表作品就能夠達到美的境界，或是藝術的標準，因為過於真實的東西，便失去了美感。她進一步詮釋余光中所言「求真不忘求美」的要義：

但是，太過真實的東西就不美了，我們說，「距離產生美感」，距離就是讓「真」達到一個不即不離的程度。我說的不即不離，就是「耐人尋味」之美，就是「含蓄」之美，但是含蓄並不是冷淡或冷漠，而是說將熱情藏在心，可以讓人慢慢感受，它像一股暖流，而不是像岩漿。我個人認為，

散文的最高境界，就在那不即不離的分寸之間，這就延伸到剛才所提到的，「求真不忘求美」。(同前註，頁 321)

「求真不忘求美」是指在求真的過程中，須注意美的營造，也就是在技巧的表現上能達到「耐人尋味」的境地，留給讀者無限的想像與思考。桂文亞認為：「散文的最高境界，就在那不即不離的分寸之間。」舉例來說：

我們再講一個淺白的例子，一個裸女站在你面前，與一個白紗仙女，離你百步之遙。你覺得這兩人哪個為美？我以白紗仙女為美。為美需要聯想，而美的聯想又需要陪襯。但是，美中失真，就是造作了。比方說，一個女子本來長得挺美的，可是因為她化妝得太濃、太香、太豔、太紅、太花了，所以你總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而美好像才少了一些什麼了。(同前註，頁 321)

在求美的過程中，若作品過於雕飾，便會美中失真，流於矯揉造作。因之求真與求美之間，正考驗者作者的能力。

再者她闡釋余光中所言「論理如在抒情」：

我跟大家說道理時，好像一位老師在說一個好聽的故事似的，但如果我說：「各位小朋友，你們現在要聽話，不准講話，講話就是不守規矩，不守規矩就要扣分」，那誰會有興致呢？這樣，我們要冊一個比較好的態度說：「小朋友，老師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好不好啊？」這樣，小朋友的精神、那個「氣」，就被提起來了。於是，我就講了故事。在我的故事裡是有涵義在裡頭的，那個涵義並不是那麼甜，反而有點苦。這就像英國巧克力。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吃過，英國巧克力不像美國巧克力，全世界最甜的巧克力大概是美國巧克力，太甜了，而全世界最好吃的巧克力，是帶有一點苦味的巧克力。中國人不是挺喜歡吃苦瓜、橄欖的嗎？說是清香之後猶有餘味。這好比一個人太世故、太圓滑，溜來溜去的總是不耐處，一個人要有點稜角，只要是合情合理的，我們仍會喜歡他，因為我們知道他的分寸在哪裡。這也就是論理如在抒情之妙處了。(同前註，頁 322)

她認為散文在說理之時，表達的態度是極為重要的，若能用一個溫和適切的態度述說，即使說理的內容並不中聽，但只要合情合理，那麼便會受到讀者的接受與喜愛。這便是「論理如在抒情」的妙處。

總而言之，桂文亞認為，散文的特色之一是題材廣泛；散文的藝術特質是「求真不忘求美，論理而在抒情」，兒童散文具有散文文類的特色，因此兒童散文也

兼具上述的特點。

二、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

兒童散文除了具有散文的文類特質之外，由於兒童散文是以兒童為讀者，因此尚須考量讀者的特殊性，也就是兒童文學的獨立特質。

在〈少年痛飲，憶向吳江醒〉一文中，桂文亞指出，一個兒童文學作家需有「天真」與「童心」的特質。

一個兒童文學作家之所以成為兒童文學作家還需要兼備一種特質——天真與童心。這恰恰是兒童文學的本質——純真、善良。（桂文亞主編：《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頁5）

兒童的本質是純真、善良的，這樣純良的本性是直接、無偽的，亦是孩童天真與童心的真實表現。

對於兒童文學的創作來說，必須重視及保有兒童的特性，在兒童的特性中「天真」便是一個重要的質素。桂文亞認為：

我們這些為孩子寫作的人，如今都是成年人了，我們都過了我們的童年。我們是以一個成人的眼光去看兒童的世界，要倒返童年當然非常困難，因為我們已經社會化、世故化了，天真是不能被允許的。在我們的社會中，如果你每天還像一個孩子一樣的天真，那根本什麼事都不能做了。可是對兒童文學來說，天真卻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怎樣表達出你的天真，是每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必須琢磨的部份。（《桂文亞探論·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頁330）

對於為孩子寫作的成年人來說，要保有孩童時的天真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在兒童文學中，天真又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如何表達天真，去除成人世界中的社會化、世故化，是每個兒童文學作家應認真琢磨之處。

其次談到「童心」，她提到：

「童心」幾乎是每一位兒童文學家經常談到的兩個字。可是，童心這個東西，是做不出來的。我們沒辦法說：我很有童心，你怎麼這麼沒童心？那麼童心向處尋？好像也沒那麼糟糕，還是有點辦法。怎麼樣呢，就是再中

到我們的童年。(同前註，頁 331)

對兒童文學家來說，「童心」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做不出來的，至於如何保有「童心」，桂文亞認為就是再回到童年。但是逝去的光陰是無法追回的，她建議的方式便是「呼喚童年」。²²

「天真」和「童心」是兒童文學中重要的特質，兒童散文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因此兒童散文也兼具上述的特點。

三、兒童散文的內涵

綜合前述，兒童散文具有「散文」的特性，以及「兒童文學」的特質，桂文亞尋此質性，試圖為兒童散文找到定位。

在內容表現上，兒童散文的題材範圍和散文一樣，非常廣泛，她在〈散人散語〉中說：

散文之「散」實謂之「廣」。天地地理、鳥獸魚蟲、山川自然，無不可入題。給少年兒童閱讀之「散文」，基本題材不變，所「變」者意旨與角度是否切合讀者之體會能力與興趣。(《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 99)

由於主要讀者對象的不同，兒童散文創作者在下筆行文之時，須考量內容意旨是否適合讀者的能力和興趣，這是兒童散文和散文在內容表現上最大的不同。

至於在藝術表現上，她在〈自你心中抽絲織布〉一文中提到：

「辭澀言苦，使人難誦讀之」的散文，固然為少兒散文所摒棄，但只「明白曉暢，平實樸實，又搖曳生姿的散文」還不足以成就優秀的少兒散文，少兒散文所真正需要的，乃是「少年兒童式」的明白曉暢、平實樸素與搖曳生姿。(《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 7)

上段文字中雖是針對少兒散文的特色做一說明，但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界說放在兒童散文上。在語言和內容題材上，兒童散文有它的特殊要求，也就是過於艱澀的

²² 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一文中提到：「也許你會覺得，我很有童心，可是我沒有辦法寫。別擔心，只要你願意拿起你的筆來，先呼喚一下你的童年，而不是呼喚別人的童年，先把自己的童年呼喚一下。」(《桂文亞探論·附錄》，頁 332。)她更進一步強調：「人要被呼喚，人的意識要被呼喚，快樂的意識要被呼喚，潛能要被呼喚。」(同前註，頁 333)

詞彙和苦澀的題材，在兒童散文的創作上都應摒棄。但是這並不代表只要「明白曉暢、平實樸素、搖曳生姿」的作品，便是優秀的兒童散文，而是所有的藝術表現，都要以「兒童式」為要求，這才是兒童散文所真正需要的。

除了符合「兒童式」的要求之外，桂文亞更具體指出：兒童散文的特質似乎更符合西方小品文的文類特質。她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

散文的「散」，並不是散漫，而是針對它本身的特性、特質來說的。所以，它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闊的體。兒童文學中的散文更是如此。當我們談到散文的定義時，曾被定位「小品文」，而兒童散文似乎更符合小品文的特質。大概沒有一個兒童文學作家會一口氣寫一篇五、六千字的兒童散文給小朋友看的，因為「量」可能太多了。所以一般的兒童散文，維持在五百字左右，最多到兩千字，我個人覺得已經相當長了。所以，兒童散文才是我們非常容易入門、著手的文類。（《桂文亞探論·附錄》，頁 325—326）

就文章篇幅來說，一般的兒童散文篇幅不宜過長，五百字到兩千字之間是最適宜小朋友閱讀的篇幅長度。在這樣短小的篇幅中發揮，對作家來說，並非困難之事，所以兒童散文是非常容易著手的文類。

桂文亞針對「兒童散文」的內涵，提出了整體的說明。她認為：

「兒童散文」當然應該具備這樣的特質——是真實、自然而且動人的。只不過，在取材和表現方式上，特別考慮了小朋友的領會程度和了解的範圍。而更重要的是，好的兒童散文，更有一種積極的力量，提昇我們的性靈，引導我們在人生的途中向上、向善。（《我知道，你也愛我！·編者的話》頁 2）

由上段敘述可知，在特質上：兒童散交流露出「真實、自然、動人」的特質；在取材和表現上：必須考慮兒童的領會程度和了解範圍；在功用上：可以引導我們向上、向善。

一篇優秀的兒童散文，其所有的藝術表現，都要以「兒童式」為要求。除此之外，西方小品文篇幅短小的特質，亦符合兒童散文的特質。在桂文亞的兒童散文觀中，此等特質都是兒童散文的內涵。

第二節 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理念

林文寶曾在《兒童文學》一書中，明白的揭示，兒童文學的特性有：兒童性、教育性、文學性、遊戲性。（林文寶等著：《兒童文學》，頁13—27）屬於兒童文學範疇的「兒童散文」除了要兼具兒童文學的特性之外，亦要將散文的特質做深入的展現與發揮。

在桂文亞兒童文學的創作世界中，她堅持的創作理念是「過濾苦澀，給兒童以希望、信心和快樂」。她在〈兒童文學裡的一葉孤舟——兒童散文〉中提到：

兒童文學寫作對有些作家來說，是很快樂的情感渲洩，不幸對我來說，卻是一種煎熬。尤其是我所堅持兒童文學創作理念是「過濾苦澀，給兒童以希望、信心和快樂」。可是生活在現實世界裡，經常面對的，卻是更多失望、不確定和挫折，如何克服這些困難，過得了自己內心世界所構築的那一個「希望關口」，就幾乎成為我堅持為兒童寫作而必需時刻面對的一場無終止的戰役！（《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十卷三期，頁10）

在現實的世界裡，並非如想像中的美好。在生活中我們經常碰到很多的挫敗與磨難，如何將現實生活的苦澀過濾，帶給孩子希望、信心、快樂，對桂文亞來說是一種煎熬，因為筆上所扛的責任是沉重的。但這樣沉重的責任與壓力，卻又不能文字中自在的表達，她提到兒童文學的「輕」：

如卡爾維諾「未來千年備忘錄」所說之「輕逸」，兒童文學的「輕」是「舉重若輕」之輕，「避重就輕」之輕，是「像鳥兒那麼輕，而非像羽毛那麼輕」。（《這一路我們說散文·散人散語》，頁101）

兒童文學的「輕」是「輕逸」，重重的一肩扛起，輕輕的釋放，在釋放之時又要完備，是像鳥兒般小巧完備的輕，而不是像羽毛般的輕。

有了這樣的責任與要求，桂文亞努力的捍衛「兒童文學世界」，保衛這塊「心靈境土」。她在〈兒童文學裡的一葉孤舟——兒童散文〉一文中提到：

在這場戰役中，我得拼死護衛著那一塊還算純真的「心情淨土」，那一片還未遭到污染的「童稚之心」，那一雙仍然充滿探索新奇的「心靈之眼」和抵死維護著人性中最尊貴的那一分求真求美求善的情，可別被剝削，被侵蝕，被破壞、被侮辱！（《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十卷三期，頁10）

由此段敘述可看出，保衛孩童「單純」、「童稚」的世界，維護著人心中高貴的「求真」、「求善」的情，是桂文亞在兒童散文創作中深切的自我期許和高度的自我要求。

「兒童散文」具有兒童文學及散文的特性，本節是針對桂文亞所提出的兒童文學、兒童散文創作理念做一歸納、說明。以下便就注意兒童個性、要求創作自覺、重視為文技巧、追求真善美境界四部分討論。

一、注意兒童個性

散文是以書寫「自我」本質為主要訴求的文學類型（鄭明嫻：《現代散文》，頁 131），以「我」為出發點，生活中所有的觸發，訴諸文字顯露出來，心中的情感與想法才得以表達，因此散文的筆端總是飽含作者的情思，呈現真實的「自我」。但在兒童散文的世界裡，僅有寫出「真實的自我」是不夠的，當情感無法為兒童所接受，當生命體驗無法得到兒童的共鳴時，那麼即使再深刻的情感，再切要的體驗，都不能進入兒童的世界中。

要進入兒童的世界，便須充分注意「兒童個性」，桂文亞提到：

注意兒童散文中的「兒童個性」（冰心語），什麼是兒童個性——即人的若干「原始本能」——因此你要學會呼喚自己的童年，再跳出來觀察，要會分析、過濾、取捨。（《這一路我們說散文·散人散語》，頁 100）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從呼喚的過程中，讓自己回到童年，那麼便能在童年的世界裡，找到屬於孩子般的單純與幽默。尋回原始本能後，再從記憶中跳出，整理這段孩提時的記憶，便能寫出為兒童接受，並得到共鳴的作品。而這「呼喚童年」的學習，便是讓兒童散文創作者保有「童心」，能以兒童視角觀察一切的方式。此外桂文亞也說：「童心是做不出來的，大凡幽默有趣的人，營養的人、從事藝術創作的人，一定有童心。多和他們接近，借個光。」（同前註，頁 100）「童心」是無法假造出來的，多和有「童心」的人接近，自能受其薰染。

有了「童心」，便能了解孩童世界的趣味，而趣味的追求與幽默感的具備，在創作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當面對「知識性」與「趣味性」孰重的問題時，桂文亞認為：

任何文學作品，我以為引起兒童閱讀的興趣是第一要務，「趣味」的營造

是一種寫作的智慧，尤其是兒童文學，一定要「又好吃又營養」才好。就我而言，比較重視閱讀的趣味與享受，至於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要引起孩子的興趣，寫作的原創性必定要相當高，而營造藝術美感，才應視為兒童文學的本質之一。²³

成功的兒童文學作品一定要趣味性與知識性兼備，如此才能讓兒童在閱讀的過程中收穫與趣味兼得，但若要擇一輕重時，她重視的是閱讀的趣味與享受。內容須先有趣味，才能吸引兒童閱讀，作者在創作時要先營造趣味，重視寫作的原創性，並營造藝術的美感，才能興發兒童的閱讀興趣。此外要有幽默心，她說：「幽默非常重要，幽默即寬待世界的善心。」（《這一路我們說散文·散人散語》，頁 101）寬待生活中的一切，用「幽默」的善心為事件、人物做不同角度的思考，那麼便能看到生活中不同的樣貌，這是一種寫作與生活的藝術，也是一種智慧。

單純也是「童心」世界中重要的質素。對成人創作者而言，在進入兒童文學世界時，也該保有單純的心，因為成人世界的複雜經驗，並非孩童所能理解，在經過成長與現實世界的翻覆之後，「追求單純」可使心靈得以沉澱。桂文亞認為：

單純使人頭腦清楚，容納更多的筆觸，這世間萬物為複雜所環繞，要「走出」而非「陷入」。但先要進再出。真正的純潔非嬰兒初生的純潔。（同前註，頁 101）

面對所處的環境，我們不該逃避，從複雜中去體會真正的人生，再走出繁雜，以追求單純，待心境清明後，便能得到許多的氧氣，讓我們可以健康的走下去。有了清楚的頭腦，懂得追求單純，並保有單純的「童心」，才能更加親近孩子的世界。

童心和童趣是兒童散文的靈魂和核心，一篇優秀的兒童散文無不讓人感到一股充溢全文的童心稚氣，以及純潔、真摯的童情萌動，與令人忍俊不禁的天真童趣。（黃雲生：《兒童文學概論》，頁 103）在注意「兒童個性」後，知道了如何保有「童心」製造「童趣」，在兒童散文的創作世界中便能寫出充溢童心童趣的作品，這是桂文亞的創作理念，也是她幽默、單純的人生哲學。

二、要求創作自覺

²³ 王貞芳、吳文薰在〈帶領孩子們環遊世界的思想貓——桂文亞專訪〉中，曾提出以下的問題：「您希望您的攝影作品，帶給孩子什麼樣的影響？還有，這樣的作品中，您認為知識性與趣味性孰重？」桂文亞便針對提問，做了此段的說明。（參見林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 452。）

在兒童文學的世界中，由於面對的對象是兒童，創作者除了具備基本的素養外，亦應了解兒童文學的特殊要求，並讓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能接觸到正確的觀念，以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因此創作者在創作時，身上背負的社會責任是深遠的，這是創作者當有的「自覺性」。

桂文亞在王貞芳、吳文薰所做的訪談〈帶領孩子們環遊世界的思想貓——桂文亞專訪〉中提到：

兒童文學作家應不侷於其他領域的作家，而具備某種自覺性——這不僅是教育性或非教育性的問題。文學的最高價值，是在提昇人性，透過作品將人性的光輝或人生的種種苦難揭示出來，從而得到一種提昇的力量。（林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450）

人性中的美好與人生中的苦難，透過文學作品做一揭示，帶給讀者的並不是悲苦怨懟，而是一種體會後的甘美。從閱讀的過程裡洗滌煅煉，得到一種提昇的力量，這是文學最高的價值與意義，是創作者當有的自覺和自我期許。而這種「提昇力量」的獲得，是否代表兒童文學創作都要強調「教育性」？桂文亞針對「教育性」提出了她的看法：

一般人談到「教育性」，通常是指作品應該是正面的、積極的、強化的，不能寫壞的、惡的、醜陋的一面給孩子們看。然而環顧一下偉大的文學作品，便可發現其中常對人性作無情的解剖，而我們卻能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因為這些無情解剖的背後，都是為了追求人生的真理與智慧，這是文學家最終追求的目標。兒童文學作品也是一樣，只是它的表現方式較為特殊。（同前註，頁450）

人生不可能永遠風平浪靜，有情無情、美善醜惡交錯發生於現實生活中，所謂「教育性」的意涵，除了「正面的」、「積極的」、「強化的」面向之外，亦是對人性、生活中消極面的剖析與關懷。在兒童文學的世界中，不要隱藏現實生活中真正該去面對的部分，我們該讓孩子體會的是追求人生的真理與智慧，只是表現方式較為特殊。

所謂「表現方式較為特殊」，便是在處理過程中要「理性」面對，並「精心調配」，因為兒童文學面對的對象是兒童。她提到：

它面對的對象是兒童，牽涉到兒童經驗的問題，不能像成人文學這樣毫無拘束地寫，比如在文筆上不能夠太新潮、結構上不能太複雜、人物上也無

法做太深刻的剖析……。兒童的心靈尚幼小，比如說大人可以喝烈酒，小孩頂多啜兩口葡萄酒，所以給他們的東西必須要有一個「精心調配」的過程，這就是我所謂兒童文學作家的「自覺性」。寫作的過程必須是理性的，而且經過相當的文學訓練，並非寫得「淺」就是「兒童文學」；也不是把東西寫得「淺」就是「兒童文學」；也不是把東西寫得比較浮面或顯出「光明面」，就能算是兒童文學。（同前註，頁 450）

當在創作之時，若失去了持平的「理性」，發而為文，便會有所偏頗，此外並非強調光明面以及內容淺顯、易懂就是兒童文學作品。兒童文學作家該有的「自覺性」是：將題材、結構等，運用兒童能理解的筆調「精心調配」成適合兒童欣賞的文學藝術作品。

再者文學的功能是幫助我們宣洩精神層面的苦痛，讓情感得到依託，因此，在「精心調配」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到處理的方式，她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

以我自己的作品來說，我希望能開闊孩子的心靈視野，有一個比較明朗的心境，但這並不代表我既沒看過悲傷，也不知道痛苦。所有事情對我而言都是那麼順遂的嗎？當然不可能，沒有這樣的人，那是在極樂世界，那裡是生命最大的解脫，所以我就想，我不能直接給他們，那就迂迴地讓他們去感受。當你的一隻小狗死掉時，當你的小狗離開你，你會怎麼樣？你不能用強烈的方式直接陳述，因為以孩子的年齡和經驗，還沒辦法接受。你可以給他吃一碗酒釀，裡面加個蛋，但是你不能給他喝威士忌。你不能因為自己能喝，就想從小鍛鍊孩子的酒量，我想我們不能這樣做。但是，我們也不能只給他甜蜜的糖果，因為這樣他會覺得文學「沒有用」。（《桂文亞探論·附錄》，頁 328）

用迂迴的方式，讓孩子去感受生命中的不美好，在迂迴的過程中亦須注意「平衡」與「疏導」。酒釀湯圓裡加蛋品嚐起來口味合宜，但威士忌加咖啡，和過於甜膩的東西，就顯得不適宜了。文學必須達到宣洩痛苦、挫折、悲傷、憤怒的功能²⁴，但在傾洩的同時，須用藝術和諧的技巧疏導，否則造成情感的氾濫與偏執的災害，對兒童的心靈世界所造成的影響是極大的。

文學的功能是它具備了「解毒」的良方。²⁵透過理性的創作，將人生的題材

²⁴ 桂文亞在〈散人散語〉中提到：「平衡，注意『平衡』。我贊成酒釀湯圓裡加蛋，反對威士忌加咖啡，也不能過於甜膩，文學必須達到宣洩痛苦、挫折、悲傷、憤怒的功能。疏導，注意『疏導』。用藝術和諧的手法。」（《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 100。）

²⁵ 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我們知道，文學能夠宣洩我們精神上的種種痛苦，使我們的感情得到依託，文學具備了『解毒』良方，這，就是它的『功能』。」（《桂文

做精心的安排，寫下生活的美善及苦難面，讓兒童能從閱讀的過程中，得以追求人生的真理與智慧，從而提昇向上的心靈力量，這是文學的功用，也是創作者該有的自覺與自我期許。

三、重視為文技巧

對一位創作者而言，為文技巧上的要求，是最基本的功夫。若掌握文字的能力不夠，那麼便無法做清楚、明白的表達；若無法安排適切的主題，那麼便無法吸引孩子閱讀。因此為文的技巧是值得加強、重視的。

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論〉中提到，一篇好的作品，在寫作上有三個層次：

一是語言的層次，也就是語言的高度；二是藝術的高度，三是思想的高度。所謂語言的高度就是從事散文寫作時，文字基本功夠不夠的問題。文字的基本功就是掌握文字的能力。也就是——一個散文作家的身分證。（《桂文亞探論·附錄》，頁324）

語言、藝術、思想的高度，是寫作上的三個層次，而其中語言的高度是最基本的，所謂語言的高度便是掌握文字的能力，在散文的世界裡，若沒有這樣的能力，是無法領取散文作家身分證的。為提升語言的高度，她建議大家多讀詩，因為詩就是語言的精華，所有最精純、被鍛鍊出來的思想都在詩中，若能體會詩的語言之美，便可提升寫作時語言運用及修辭的能力，達到簡鍊、斯文的基本要求。（同前註324—325）

除了多讀詩外，她在王貞芳、吳文薰所做的訪談〈帶領孩子們環遊世界的思想貓——桂文亞專訪〉中，更具體的說明了兒童文學作品在文字上的基本要求：

當然第一層文字要正確、合乎語法，並能流暢的運用文字，清楚、明白、又有創意。例如好文章不該大量引用成語、或一般人都想得出來的詞彙。文章的意象要創新，作者的想像力就要豐富。比如當大家說「月亮像銀盤」時，你就該說「月亮像檸檬」吧！如果你只複製大家的成語、俗話，那就了無新意了。文字上要簡鍊、明快一些，長篇累牘和吊書袋兒都沒意思。（林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453）

文字的運用應力求流暢，除了清楚明白的表達之外，當運用想像力，在意象與辭

亞探論·附錄》，頁328。）

彙的運用上突破、創新，這樣就能避免辭不達意、陳腔濫調了。

再者「標點符號」的使用，也很重要。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論〉中，桂文亞提到：

包括寫作時的一個標點符號，我認爲都應該非常慎重。絕對不能像王立興那樣，一個標點符號才不用，從頭寫到尾。……你該用逗號就用逗號，該用驚嘆號就用驚嘆號，該用句號就用句號。當然你最好不要用太多驚嘆號，別給小孩子太多情緒上的「打擊」。有些東西可以用驚嘆號，而有些東西你要讓它穩穩的前進。如果一篇文章有太多驚嘆號，會讓你覺得有根鼓槌不斷敲你的腦袋。如果一篇文章逗點不斷，會讓人覺得沒法子呼吸；如果一篇文章老是句點，你會覺得老要斷了氣。這些是標點符號的用途。我們在寫作時，第一個絕不能忽略標點符號的重要性。（《桂文亞探論·附錄》，頁 327）

慎重的運用標點符號，讓辭意與語氣的表達得宜，可使文章達到辭氣流暢的效果。另外驚嘆號和逗號不宜太多，這樣才不會讓孩子在閱讀時受到太多情緒上的壓迫與打擊。

在題材的選用上，要能夠吸引孩童的注意，也必須要跟得上流行的腳步，但若刻意在題材上追求流行，表現得與孩子十分親近，那麼就顯得「媚俗」了。在王貞芳、吳文薰所做的訪談〈帶領孩子們環遊世界的思想貓——桂文亞專訪〉中提到：

現在還有一些「主題先行」的想法，就是先想好主題再去創作，在此，我還是認爲「教育性」的主題不宜強講。才不必「裝得」跟現在的小孩子很接近的樣子，我不大願意有些作家不論小孩在流行什麼，統統把它寫到兒童文學裡面，我們應該帶動時潮、創造時潮，而不是跟著流行「媚俗」。（林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 453）

在題材的選用上，兒童文學創作者該有創新且廣遠的視角，才能透視到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也就是說創作者必須先掌握時代的脈動，才得以帶動、創造時潮，若只跟著流行、媚俗走，那麼題材內容便無法禁得起時代的考驗。

在語言高度的要求上，一位合格的散文家，當求用字精準、流暢、合乎語法，並慎重的使用標點符號，在意象、辭彙與主題的處理上當求創新。重視此等爲文技巧，才能在散文創作世界中，寫出爲兒童所喜愛的「兒童散文」。

四、追求真善美境界

在散文的世界中，作者與作品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作者在處理題材時態度是主觀的，即使面對客觀的事物，他仍是用主觀的態度處理。²⁶而這主觀的態度，即是作家本身的人格特質與經驗的內化和體現。

在文學的創作天地裡，我們追求的是藝術思想上真善美的境界。好的文學作品，除了作品藝術性的追求外，作者人格上真善美的要求亦是必要的，尤其對兒童文學工作者而言。在桂文亞的兒童散文創作理念中，她一直在追求真善美的境界，有好的人格特質，才能寫出好的散文作品。以下分別便就追求「人格的真善美」與「作品的真善美」部分做說明。

（一）人格的真善美

西方人對小品文下的定義，桂文亞認為極具意義，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便提到：

西方人對小品文下了一個定義：小品文就是小品文家的作品，而小品文的要素並不在表面，而在作者的人格美。沒有人格美的作品，絕不能成為小品文家；不表現人格美的作品，不是好的小品文。我們愛小品文是因為愛那篇作品後的人格。所以「真情實感」的流露構成了散文的特徵，虛情假意的東西，是進不了散文的門檻的。（班馬：《桂文亞探論》，頁 326）

有人格美的作家才能成為小品文家；能表現人格美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因此一個成功的小品文家必備的條件即是美好的人格，具有人格美的作家才能寫出引領讀者走向真美善的作品；具有人格美的作家不會虛情假意，他會「真情實感」的表達自己。對西方的小品文家的要求是如此，對兒童散文作家的要求也是如此。

有真善美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思想，在寫兒童散文時，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給孩子健全的身心啟示，讓他們能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在健康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將來才有健全的身心與真善美的人格。她提到：

讓我們都能給孩子一個健全的生理、心理啟示，不管你自己夠不夠健全，你都不能把不健全的自己帶進兒童文學，這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有

²⁶ 鄭明嫻提到：「散文中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乃顯而易見。作者處理題材的基本態度是主觀的，而且進一步在文字中暴露其主觀的敘述角度。不僅因為散文處理主觀的事物較為適宜，甚且面對客觀的事物，作者仍以主觀的態度來處理。」（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頁 24）

任何壞習慣，任何癖好，任何偏見，當你走進兒童文學的門檻時，請你先站在那兒想一想，把那些東西暫時擱在地上，出去的時候再拎起那些成見出去。請你不要把這些東西帶給孩子，因為我們的孩子需要一個健康、純淨的成長環境。（同前註，頁 328）

在追求人格真善美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性格上的缺失以及不足之處，但在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時，創作者該有的責任是將自己未能改進的壞習慣、癖好、偏見擱置，再踏入兒童文學的門檻中，如此才不會讓存有偏失息氣的作品影響兒童。

兒童便如同一株小樹，給它和煦的陽光，適量的灌溉，它會在平和的環境中生長，雖然有時會碰到風雨、炙陽，但面對成長過程中的挫敗，它必會勇敢的面對。她提到：

我希望兒童能從小建立一個健全、完整、平衡的人生觀。寫給大人看的作品，完成不必顧慮這些，可是兒童文學跟成人文學最大的差異，就是讀者對象不同。從文學作品的藝術要求上來說，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從對象、從表達方式來說，它們有所分野。你一定要考量你的讀者對象是誰。如果你給孩子飲用烈酒，你想，他的成長會不會變得不平和？就像我們從小植養一株小樹，不能澆太多水，澆太多它會淹死，但是，也不能讓大太陽天天曬，這樣它也會焦死。你要帶領你的孩子，讓他在一個穩定、平和，愛多於恨，光明多於黑暗的漸進過程中成長。（同前註，327）

由於兒童文學讀者對象的特殊性，因此在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時，在表達方式上一定要慎重考量。在人生觀的建立上，我們須讓孩子在穩定、平和中成長；讓孩子在愛多於恨，光明多於黑暗中茁壯，那麼面對生命中的不美好、生活中的苦悶時，也能用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

要建立兒童健全、完整、平衡的人生觀，兒童才能在健全的環境中成長，因此一位兒童散文創作者，在自我人格的要求上，要向真善美的境地邁進，即使人格中有許多偏失，也要在步入創作時擱置。桂文亞認為有真善美人格的作家，才能寫出優秀的小品文作品，因此追求人格的真善美也是兒童散文作家應該努力的方向。

（二）作品的真善美

要達到作品真善美的境界，便須先掌握散文真實、自然、動人的特質，桂文亞提到：

散文是一種應付廣泛的立體，沒有既定的規則和範圍，想把它寫得好，反而不容易。

究竟什麼樣的散文才稱得上「好」呢？

一篇好的散文，必然是言之有物、具有真實的感情和動人心弦的！

「兒童散文」當然才應該具備這樣的特質——是真實、自然而且動人的。只不過，在取材和表現方式上，特別考慮了小朋友的領會程度和了解的範圍。而更重要的是，好的兒童散文，更有一種積極的力量，提昇我們的性靈，引導我們在人生的途中向上、向善。（《我知道，你也愛我！·編者的話》，頁2）

有真實的情感，作品在內容技巧上自然生動，能針對兒童散文的特質寫作，在取材、表現方式上考慮到孩童的能力，寫出提昇性靈的作品，便能達到寫作的第二個高度——藝術高度。²⁷

為臻於至善，在完成藝術高度的追求之後，便要追求「思想高度」（同註21），也就是讓作品達到一個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的哲學邊緣。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

一篇優秀的兒童散文，雖然要具有發人深省的力量，可是才只要達到一個若有所思、若有所思的哲學邊緣，我們不必要把哲學的起承轉合，哲學各門派的深奧一股腦的全部放進去。只要放進一點，引起閱讀者尋思的興味即可。因為我們剛才說過，兒童散文的藝術之美即在「留有餘地」。（《桂文亞探論·附錄》，頁330）

「留有餘地」即是「提供空間」，只需給一點點，引起孩子尋思、探索的興趣即可，不必以「全餐招待」。針對此論點，她提出說明：

散文的最高境界，就在那「不即不離」的分寸之地，如斯為人處世，亦樣在那不即不離的分寸之間。這分寸，說的仍是「猶有餘味」。（《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101）

哲學的領域，兒童並不容易進入，能讓作品達到哲學的邊緣，讓孩子思索、探求之後，而有所悟，那麼便能讓心靈更加成長。

²⁷ 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曾提到，一篇好作品，在寫作上有三個層次：一是語言的層次，也就是語言的高度；二是藝術的高度；三是思想的高度。（《桂文亞探論·附錄》，頁324。）

至於在「美」的議題上，桂文亞認為，我們應該讓孩子體會什麼是美，而這種美來自於一種感動的感覺。在王貞芳、吳文薰所做的訪談〈帶領孩子環遊世界的思想貓——桂文亞專訪〉中，桂文亞提到：

我們應該讓孩子體會什麼是「美」——這美不一定是視覺上的「好看」，而是一種感動的感覺，使得最後能促成一種行善的力量。如果從「形式」來講，我從小就是一個喜愛藝術的人，雖然沒什麼機會拿起畫筆，但在潛移默化之中，自然而然對影像才充滿興趣。特別是眼睛可以看到的，幾乎成為生活的一種追求和享受。文字與圖像的相互滲透與參照，成為我表現思想、情感的一種新的文學表現方式，它讓我更能滿足傳達上的完整感。至於帶給孩子什麼影響，可能就是一種對美好感覺的關心和重視吧！（林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452）

所謂的「美」，並非視覺上的「好看」，而是心靈的觸動，也就是一種感動的感覺，就積極面來講，這樣的觸動，可以使人產生一種行善的力量。因此她希望透過文字與圖像相互參照的文學表現方式，來完整傳達她的感受，她希望能牽動孩子的性靈，那種因感動所生的美感，是最深入、最深刻的。

總而言之，一篇好的兒童散文作品要求真，但過於坦露、直率，便失去了美感，因此在求真之時，也要追求美。桂文亞強調兒童散文要有綜合之美，也就是前節論及的散文藝術。

好的散文往往在綜合之美，不必全是美在抒情或論理，理想呈現方式乃「在活潑生動的說理中，蘊涵了寫景與敘述，而且完成了抒情」，亦即余光中先生所說：「求真不忘求美，論理如在抒情，此即散文藝術」。（《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99）

求真的同時，不忘求美，論理之中又不致僵化失去情味，如此才是藝術的散文作品。

此外兒童散文的「真」，並非是作者身上真有其事發生，而是強調感情的真實。我們可以從桂文亞〈巨人阿達〉的創作經驗中具體了解其創作理念：

文學本身是一種藝術的處理，就我本身來說，我不能不冊一些小說技巧。琦君的散文就冊到了小說技巧，這是「真我」的延長，「真我」的強化，「真我」的渲染。比如李建樹先生談到〈巨人阿達〉，巨人阿達確有其人，他就住在我的附近，他確實才是一個得了巨人症的不幸的人。我跟他沒有直接接觸，但我覺得他可以成為我散文中的人物。我從資料室講來了他的

全部資料，但真實並不一定能就成每一篇動人的散文，我就想怎樣增加一些我與他的關係來感動兒童，我覺得「感動」這可能就是真我，最能夠直接與孩子精神對話，可是如果只有這一部分真我的話，所能達到的效果可能是不夠的。事實上，最後的阿達我所用的是推測的眼光，用的是小說技巧，可是讀者會說它是真的假的嗎？讀者需要的是一種感情的真實。所以我認為散文可以用一些小說技法，只是比例的輕重問題。我是從這個觀點來看散文的。（同前註，頁125—126）

在「求真」的過程中，桂文亞並不排斥小說技巧的使用，因為它是使作品能讓讀者感動的藝術處理技巧。但和小說不同的是，在取材、情感上不失散文講求真實的特質，因為真實的世界中卻有其人，只是桂文亞與其接近，從接近的敘寫中，陳述他的遭遇與不幸，以引起讀者的感動，甚或從感動中體會到對不幸者的關懷。所以作品中「感情的真實」是創作者努力的目標。

人格中有真善美的特質，看待萬事萬物，便能有一顆寬厚又健全的心。有了一顆健全的心，在兒童文學的世界裡，必能引導孩子走向積極；有了一顆健全的心，在兒童散文的世界裡，才能創作出求真求善求美的作品。

第三節 小結

在這一章節中，我們分別以兩個主題進行討論：一是「桂文亞的兒童散文觀」；二是「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理念」。

在「桂文亞兒童散文觀」部分，主要是針對兒童散具有「散文」的文類特色，以及「兒童文學」的特質進行討論，並進一步整理出「兒童散文的內涵」。散文的特色之一是題材廣泛；散文的藝術特質是「求真不忘求美，論理而在抒情」，兒童散具有散文文類的特色，因此兒童散也兼具上述的特點。此外「天真」和「童心」是兒童文學中重要的質素，兒童散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因此兒童散也兼具上述的特點。綜合以上要點，我們試圖為兒童散的內涵做一概說。一篇優秀的兒童散，除了能帶給孩童積極向上提昇的力量之外，其所有的藝術表現，都要以「兒童式」為要求，而在形式的表現上，西方小品文篇幅短小的特質，亦符合兒童散的特質。在桂文亞的兒童散觀中，此等特質都是兒童散的內涵。

在「桂文亞兒童散的創作理念」部分，則以其所提出的兒童文學和兒童散的創作理念進行析論，並整理出「注意兒童個性」、「要求創作自覺」、「重視為文技巧」、「追求真善美境界」等四個面向，做一分述。

童心和童趣是兒童散的靈魂和核心，唯有在注意「兒童個性」後，方能知道如何保有「童心」，製造「童趣」，在兒童散的創作世界中才能寫出充溢童心童趣的作品。其次為兒童文學創作，必須保持一個理性的狀態，透過理性的創作，將人生的題材做精心的安排，寫下生活的美善及苦難面，讓兒童能從閱讀的過程中，得以追求人生的真理與智慧，從而提昇向上的心靈力量，這是文學的功用，也是創作者該有的自覺與自我期許。

此外為文技巧的講究亦十分重要。在語言要求上，一位合格的散文家，當求用字精準、流暢、合乎語法，並慎重的使用標點符號，在意象、辭彙與主題的處理上當求創新。重視此等為文技巧，才能在散文創作世界中，寫出為兒童所喜愛的「兒童散」。再者為了提昇兒童散的藝術層次，在兒童散中須追求真善美的境界。人格中有真善美的特質，看待萬事萬物，便能有一顆寬厚又健全的心。有了一顆健全的心，在兒童文學的世界裡，必能引導孩子走向積極；有了一顆健全的心，在兒童散的世界裡，才能創作出求真求善求美的作品。

桂文亞兒童散的創作世界裡，她認為該給孩子們的是他們喜歡的，以及適合他們的文學作品，這就是桂文亞對兒童文學創作的堅持。